





第二三五八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容 春 堂  
別續後前  
集集集集集

明邵寶撰

古今書

上古漢出題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容春堂前集目錄

別集類五 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卷二

辭賦

卷二

古詩

卷三

古詩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

卷四

五言律詩

卷五

五言絕句

卷六

七言律

卷七

七言律詩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璣

卷八

七言絕句

卷九

雜著

卷十

雜著

卷十一

記

欽定四庫全書

家春堂前集  
目錄

卷十二

記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序

卷十五

表傳

卷十六

碑

卷十七

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銘

卷十九

書簡

欽定四庫全書

家春堂前集  
目錄

卷二十

祭文

臣等謹案家春堂全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

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明邵寶撰寶字國賢

自號二泉無錫人成化庚辰進士授許州知

州入為戶部郎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

子太保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寶覃精

經學頗能窺見原本與明季諸家摭拾空談

浮夸無實者相去迥殊其舉於鄉也為李東

陽所得士故其詩文家數皆出自東陽東陽

亦以衣鉢相傳許之當寶以侍郎予告歸東

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

傳記該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

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怡之色若欲進於古之

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為比其心之相契

如此然東陽所見祗有前集其後集續集別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  
目錄

五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嘉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則寶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規也寶文高簡  
有法雖氣局尚嫌拘狹要無愧於醇正之目  
詩則清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鍾惺稱王李  
盛行以後真詩惟邵二泉其言雖未必盡當  
而論詩家正派當時實無以過之蓋其風雅  
可匹吳寬而經術較深峻潔可比王鏊而才  
力更勝正嘉以前固卓然為一鉅手矣其集  
稱容春者乃其先世所居堂名寶重修復之

容春堂原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嚴則望之嶧嶧其可畏者也暢則即之溫溫其可愛者也皆文之嫩者也而兼之難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失也流而為晦甚則僻塞艱蹇聱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失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鬱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之過學之過也學韓柳者束於法有意而不得逞學歐蘇者惟意之適而不知法以裁之是二者皆過也於乎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原序

斯亦難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為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鰲山蓋嘗師焉將梓刻以傳惟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予舟中出所著賦予固已超然脫去凡近雖不得即而友之亦未克忘而忘之也其後官於朝公以進士補外久之召還予且以告歸今茲公亦告歸地且孔邇而衰病錮之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其文與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

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屑為近世之文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之文馬所師曰予也讀之不能窺其所至又安能知其所出然妄意論之公蓋師韓

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有不同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韓此善學韓者也雖然此特於其外之文耳抑復有深於是者馬未敢遽論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方將復起大見於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原序

章之出將日富而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題其首以俟併以復侍御君以為何如也正德丁丑歲秋八月望震澤王鑒誤

文之好尚不同而相信者絕少蓋文者人心之聲信其人斯信其文矣人豈易信哉見之而不能知弗信也知之而以為不足信弗信也杜子美之於李太白韓退之於柳子厚張籍皆極推許而三子者有異議馬惟歐陽永叔於蘇子瞻稱其奇才欲相避而子瞻心誠服

之至以比孟子此何哉信不信之間耳世恒說古今人不相及今之君子果於自信而無所取信乎人故雖有奇才博學或陷於一偏而莫之覺於是益歎夫相信之難也予於南畿之試得邵君國賢意其非場屋士見所為古文歌詩愛其峭拔與之論馬數年而見之則加厚矣愛其簡潔與之論馬數年而見之則又加裕矣比乃見其容春堂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卒苦不怡之色若欲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原序

三

進於古之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蓋國賢信我太過而其所自信者固存獨非有所合而然哉國賢清修好古自領科第以來為州守為郎正督學政歷長藩臬更踐臺省雖公務叢委而條貫整飭未嘗以文廢政屬以母老乞終養不得請僅予告以歸省色養之暇大肆力於所謂文者故其所得深而猶未見其止也作信難以貽之國賢名實成化甲辰進士今為戶部左侍郎容春者其先世所居之堂國賢所修復者因以名

集其他集尤多予獨備見其前集云長沙李東陽譏天下以古文名大家者彬彬相望也其在東南凡幾人在常之無錫則有若少司徒泉齋邵公公蚤孤力學弱冠即名於鄉既第進士則遊少師西涯李公之門而有得焉蓋自是仕且學餘三十年文日進以邁西涯人物縣衡也寔以天下士目公於是公隱然為東南之望瑾晚未無似辱公寵而教之嘗從容問公曰文將安師曰師今之名天下者無以則先進乎無以則古之人乎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原序

四

曰先進而上宋古乎曰有唐有東西漢者在唐兩漢古乎曰有先秦古文在古至先秦至矣乎曰庶乎其亦古也已曰將不有六經在曰六經尚矣夫學文而曰必且為六經吾則不敢也瑾切志之及公以侍養歸自戶部而病愈無所於事則繙錄舊所著文若詩日誦諸容春精舍以為樂樂則傳以視瑾使篇為可否之瑾不妄輒終

復曰其者為可某者不為可公則取所可者覆誦焉曰

然乎然乎又樂也如是者百七十日錄始定凡得文之類篇若干詩之類篇若干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

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子曰云云者則左氏蓋爾也而公乃自附焉於是知公之嘗以詔瑾者信乎不誣然文不必若六經而粹乎卒澤於理義詩不必若三百篇而溫乎有風雅之遺音是又奚啻先秦而已也與哉蓋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原序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原序

六

所得於西涯與所自得焉者厥亦深矣其望東南而名天下也固宜公之諸門人請先刻今所錄者為前集公謂瑾嘗與聞於斯集也命為之序瑾不敢沒公之教且樂附名焉乃謹序其委源聲實之槩俾天下後世之敦文獻者於是乎徵公名某字某其奏議公移在別集其後集在續藁其德其政在史書正德甲戌秋八月既望

同邑浦瑾撰

內至者言馬成文如三精象垂鬼淥效乎其職皆化機

自然根諸道而發諸氣者也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經羣聖人之蘊經緯天地綱紀人倫立萬世常行之矩其根深具充養浩然其化機在我文之至也後世敝經則雜敝樸則靡敝莊則散敝潤則流而入卑弱發乎才而語道或淺要諸理而語氣為或衰文云文云乎哉前輩謂太極圖像經西銘自孟子而後未見易傳甚實而自得今與原道並觀相去遠矣數先生者曷嘗屑然屬意文事之工理至詞至機有在我者矣予嘗謀欽定四庫全書

意古文憎於道而病乎其躊於氣也嘗思名能文者聽命焉心存意往海內士三數人弘治丙辰始得會吾二泉追訟相見之晚既而靜思之百能媿詘獨吾齒長爾嘗見品士亭記曰其擇也如此廟學記曰為夫子作也白鹿數篇曰為朱子作也及是容春堂集出得盡觀焉曰是文也其是氣也其不離是道也紓徐容與和以平乎莊以潔乎居而不有辯博而不肆顯然其長油油然其光將根幹宋儒標枝秦漢收韓歐數君子之華實乎

起袁斯大其先生始乎先生副上卿惜士者猶未酬其

望世固有不相易者正德戊寅春仲見素子俊書于雲

莊青野莆田林俊譔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卷一

明 邵寶 撰

辭賦

毀龍骨辭

弘治癸丑夏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暴出民

以為有神物焉遠近爭赴祈禱巫獲厚利六月許州

小趙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

將如鄭州之為者知州邵寶恐其久而惑衆也乃取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

所謂龍骨者毀之於庭杖巫而遣之復作此辭以胎

州人俾勿惑辭曰

變化風雨兮上下于天古人有言兮維龍則然龍曷能  
然兮乘氣與時斯以體乾尺窟兮非淵勺水兮非川彼  
朽骨兮幾何歲年擊鼓兮田田巫舞兮翩翩士女會兮  
如蜃龍無靈兮胡托彼傳龍有靈兮彼胡制旃骨則何  
罪兮巫之愆逐彼巫兮毀斯骨為吾民兮辟妖物

荆蠻操

彼有物兮不可以取我有心兮不可以語不可以語兮  
安可以處荆蠻渺兮何許逝將徂兮終我攸守吁嗟乎  
苟獲我心兮孰非我所

哀秦封君辭

弘治乙卯春修敬先生秦公卒越二月訃聞於京師  
寶既有詩以哀之及讀其墓碑感鄉人私謚之公也  
復為之辭以洩予情公實大父行能忘年而與之進  
所以規誨寶者多矣辭曰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集

遭先生蓋數載兮忽南向以興嗟望碧山而不可往兮  
渺愁雲於天涯問九原之安在兮慨德音之永遐維先

生之明哲兮固神啟而天賦筮遇履而之無妄兮曰坦

坦其幽素服蘭菊而佩衡兮步前修以為度春與秋其  
汲汲兮恐歲年之遲暮惟至美不能以終秘兮於燦發

於文章窺門牆兮漢魏兮諧律呂於中唐揮賈涕於太  
息兮舒孫嘯於獨傷知先生謂為逸民兮不知者曰其  
忘世言博利以為仁兮守善藏以為智維厥子之登庸

兮亦詎非先生之所施繫太邱之率物兮樹東京之高  
風越弘景之退處兮乃託迹於神農衆剪剪於尋丈兮  
亦孰能知夫所從苟此志之不愆兮又何分乎達與窮  
始趨塗之各異兮終要歸以皆同徵孟生之為貞兮附

陶氏之為靖曰輿情其既公兮信棺蓋而後定彼曷其  
獨不死兮顧偷生之為幸嗚呼先生兮庶具得正悵余  
懷之無聊兮掩遺編以長謠極四方與上下兮肆遠索  
而旁招典刑遼濶兮里社蕭條彼水之溢兮山之椒先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集

生不歸兮使我心勞

思胡公賦

弘治丙辰春三月萬卷俞先生將赴長興教諭謂其  
門人邵實曰此安定先生之舊遊也吾何以哉寶謹  
述其意作思胡公賦賦曰

凌具區之驚濤兮越苕溪而又南惟湖之為郡兮留海  
陵之餘醣余東書以廷敷兮瞻前脩而增慚高余冠之  
巍巍兮儼翼翼兮余席紛左右其來趨兮將考於古

昔彼負媿而無成兮孰云非余之攸責既夫人其既遠

今或庶幾焉見之鼈登堂而夕下兮顧庭草之陸離地

猶故而人則非兮余曷云其弗思豈詰言之不可傳兮

將遺則之難服寧產材之固殊兮何千古而公獨體與

用其並修兮文與行其兼駕念余方慊於斯兮亦曷為

而能漱指湖波以矢言兮情糾結乎余腸采溪毛以為

俎兮酌山泉以為觴率青衿以將薦兮跕陳詞而願享

平聲靈洋洋以若臨兮清風颯其吹极羌愈思其奈之何

今退將修乎余業疏淳源而導之兮芟末習於枝葉庶

冰藍其有望兮允余懷之能愜噫嘻休乎猗哉湖山共

兮盤紓湖水滙兮涵濡湖人秀兮繁且都湖之師兮公

何可無公既逝兮吾道則孤孰起公兮予將與之為徒

歸雲賦

賦曰歸雲寶竊擬以為少師謙齋先生徐公贈也公  
道德文章勲庸惠澤著於三朝大被四海太史書之  
太常紀之有非小子所敢與聞者獨其歸也悟易象

之消息隨時事而卷舒蓋於大道有得馬爰託諸雲  
致詞於祖膚寸之言敢謂知先生哉其辭曰

海江之間荆溪之瀆元氣之會蒸而為雲始觸合以成

氣忽變化而生雲爾乃辭巖謝谷逾林邁陸或當陽以

晞或臨泉以沐迤邐上征若有推轂挽之弗遲從之弗

速已而攀日月參星辰弭東升濟西津望華蓋出軒轅

歛儻布展紛郁輪囷瞻望為慶經綸以屯其出也無心

其化也有神蓋妙乎其未易陳也若歲大旱苗則槁矣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堂前集

五

雲於是時從龍而起請命帝闕以為張弛帝曰雲哉汝

其翼予乃自帝庭騰鼓蹈厲顧視六合一息萬里召江

靈於南津麾河伯於北渚飛廉前導豐隆後從揮霍左

右頃刻異同掩靄泱漭滿盈太空微而為靈駛而為渢

沛而為霖無遠弗遍無隱弗窮百穀薿薿庶草芃芃郊

原生色山川發容解曠紓虧轉沴召豐或曰風伯惟汝

之績伯曰雲哉於我何力或曰雷師維汝之威師曰雲  
哉於我何為雲曰否否維帝之命飛龍在天實操其柄

貪天為功人將子病爰返初服爰指舊林恬愉玄默用  
全吾真追山人之駕休野客之巾霞與為侶岫與為賓  
泯若弗跡蕩乎無垠蓋將以無窮為門太初為鄰而東  
山之望猶有繫於天下之人也乃有歌者曰雲之游兮  
山之幽兮雲之凝兮山之瀲兮惟雲在阿道且有儀旋  
兮盤兮委兮蛇兮雲兮雲兮雲兮奈爾何兮

觀泉賦

維暮春者邵子步自廬麓觀於龍池既觀而詔於是賦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堂前集

六

之夫龍池之上中峰凌霄雙泉下垂名曰瀑布若颶若  
飈若奔若馳浸星綴漢破雲截霓孰從而速孰阻而遲  
此天下之至奇也及其中也迴澗轉谷放乎至足強弩  
釋機輕車旋轂鯨舞於潮龍戰於陸千雷萬霆神藏鬼  
伏蓋吾聞諸古人至是而得寓目焉又其下也石壁四  
立淵淵其潭其廣可度而深不可探納之涯之其量有  
涵濯之而清酌之而甘清不可衰甘不可婪乃溢而流  
紓徐百折陰洞之竇陽崖之缺潺潺漫漫滔滔決決吾

嘗見其行也而未見其輶也乃若日星開朗動盪元精  
玉作之色金作之聲載歌滄浪以舒幽情厥或霧霾晦  
蒙呼吸變化既鬱而洩叫號怒罵大資經綸小入圖畫  
一日之內四時之中北南西東隨觀異容發太極秘妙  
地天通詣之莫辨測之莫窮非川上翁其將焉從邪山  
僧執筆請書於石子何言哉一笑而擲

毀淫祠頌

中丞林公巡視江西之一月檄毀諸寺觀神廟弗在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堂前集

七

典與志者有司聞公風義奉行唯謹時寶舟由臨江  
入袁河見土木像浮水而下後先皆至乃嘆曰自狄  
梁公後不見此舉幾百年矣而公毅然行之不俟終  
日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公昔在朝嘗止  
建寺語忤權要得禍幾斃後在雲南又嘗毀諸佛像  
蓋其闡邪崇正之念平生所存如此而非出於一時  
之感也夫安得不力哉頌曰

卓哉林公心與道謀是衛是距以邪為仇昔在先朝有

寺將建孰不惜之而莫敢諫公書千言佛骨之遺曰有  
殃咎臣身不辭赦公復公惟明天子僉曰異哉一生九  
死公節滇南其氣益昌曰歟斯歟神伏鬼藏公來江西  
諫民之瘼飲之食之培善剗惡公曰汝吏民愚固覺舍  
人求神日谷以墮粵若帝舜絕地天通降禮折刑民協

於衷我非為異期古是同國憲斯在汝罔弗共吏奉公  
檄夙夜惟力靡遠弗臨靡深弗即曰火而焚曰水而流

美石良材學宮是修唐有狄公嘗事斯舉太史書之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子所予公心正直與神明居凡此邪慝弗怒而除除其  
邪慝一崇我正曰士曰民肅肅於政民耕於郊士誦於  
庠雖賞不竊維楨維祥天子曰某汝入予輔士民曰嗟  
奪我父母奪我父母而弗敢留公在帝傍天下之休

弔趙烈婦賦

烈婦事早聞之志傳舊矣茲讀請祀疏而有感焉乃

為賦以弔之賦曰

慨孤城之無守兮忽井里之繹騷虎豹肆而逐人兮衆

有家其焉逃孰不有夫兮為妻有舅姑兮為婦幸瞬息  
之苟生兮寧節義之是顧相宮牆之深邃兮或彼冠之

弗求抱厥嬰以相從兮亦詎謂夫善謀彼碩人其曷見

兮譚猶存予何敢死禍既殲於一家兮尚安之予食此

矧淫言之屢加兮初奚有於治容惟一死之莫得兮恐  
予貞之弗終幸白刃之倏及兮免奔走之顛沛也矢九  
原以自歸兮見死者之無愧也惟日月之下照兮心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耿其自明縱血流之弗跡兮將天光而並熒嗟女婦之  
在家兮猶臣子之在國彼朝梁而暮燕兮吾綱常其安  
屬惟此志之靡定兮謂夫音夫而非夫或為雄兮投閭  
或為陵兮荅書蹈水火而必死兮雖愚者之能觀彼侍

姆與候符兮何為心之獨苦嗟嗟溢其猶水火兮曠然

感於今古嗚呼噫嘻魂兮曷歸入有轂親兮出將從夫

古姬天冥冥兮魂不迷忽反顧於新宮兮增千載之涕

淚

樸木頌

太恭人范氏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斬先生充道之母也太恭人歸贈太常公累娘不育公以為憂時太恭人方壯憂之甚屢請貳室而公弗從不期年太恭人有娘而太常生嗚呼婦之從人其重在嗣嗣之弗立祀將焉依故樑木之仁國風載焉太恭人之葬太常遠以墓銘見貽寶不佞考論其德竊最是事乃為樑木頌曰

婉恭人維古淑媛慈惠貞良以從所天我嗣恐遲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宋春堂詩集

十

心孔悲烝然夙夜念茲在茲我室于人嗣實由我我嗣未成非貳其可我卜我貳如弗獲已知嗣之重孰人孰已娶有不告我卜曷謀我貳既諧唯子之求母心何心心乎斬宗一念格天鬼神其從唯母是心吾道所向善養可王休容可相為家有子為國生賢匪庶而嫡孰知其然子賢維何克俊有德維邦之楨海內維則源源祿養壽母於堂良人乃瞑昭哉寵光

咎三凶詞

贈行人司副偶軒黃公集以行人奉使海外至羊嶼孤山大風激水石觸舟壞公乃溺死事在成化某甲子至於今談者哀之近讀司寇彭公所為誌銘予重悲焉凡中朝有事外國者必妙選超卓之士蓋孔門專對之許漢廷絕域之徵自昔則然矣行人公在甫若子賤在魯稱君子者無間言乃遭奇禍嗚呼悲哉予也鄙無能為公不朽竊怪風與水與石三者相值致茲慘烈肆斥為三凶詞以咎之詞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宋春堂詩集

十一

嘻其甚哉風兮何烈水兮何激石何崛頑與風水擊三山相朋賊我國士俾有一良酷不若是先生維善人維國紀綱虎符龍節王命是將而汝海弗航嘻其甚哉任載者水司動者風底柱頽波石哉爾功汝各有神曷其冥濛水不可回風不可捕惟石可求而險不可渡乾坤茫茫孰知其故人亦有言泰山鴻毛燭子彭铿孰公短長孰公重輕彼風水石有情無情曾何足徵我作咎詞以洩不平嗚呼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卷二

明 邵寶 撰

古詩五十六首

慶成侍燕

嘉燕陳明堂。黼座當春陽。惠風拂宮扇。親靚穆穆光。冠簪肅趨拜。共進萬壽觴。簫韶叶舞佾。宛然見虞唐。三苗獨何為。不如獸跔跔。天高俊地厚。永世垂衣裳。

送東山公行邊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

十一

容春堂前集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

十一

司徒始受命。朝野賀得人。兩邊數萬騎。所望公一身。公  
囊無芻糧。公心有經綸。亦有為國念。對越天與神。豈不知  
匱乏。鞠躬在茲辰。公復不自用。乃薦一二臣。遺事旁  
搜閱。微言博諮詢。稽首殿陛下。丰儀動高旻。登車向西  
郭。尊俎羅朝紳。慨然盡餘酌。老眼無邊塵。謂公唐室要  
謂公漢家恂。千載有韓范。公也真其倫。公有激衆義。公  
有撫衆仁。未至百草秋。既至萬卉春。緩急在公手。瑣瑣  
何足陳。